讀禮通考

口仁12
1262
1-17

讀 二十七

門口 12
梵卷 1062
117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秦蕙田 撰

變禮二

並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注不忍奠之事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於殯遂脩葬事注將葬啓期也於禮也疏並謂父母親同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奠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但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又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哭母由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奠又之後孝子告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葬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也案崇精閒

欽定四庫全書
此係明治卅八年諸同人所贈以贈
欽定四庫全書

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茗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
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踊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張子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
上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呂大臨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
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虞或以賓爲主
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
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吳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爲賓蓋
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脩葬事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葬服斬衰者喪宜從重也假
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葬服斬衰者喪宜從重也假
衎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疏葬母既竟不即虞衎更脩葬父之
禮也所以不即虞衎者虞衎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虞衎也待後事者謂葬父也
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葬母亦服斬衰以父
未葬不得變服也斬衰仰以葬爲文明爲可虞衎練祥皆齊衰也
黃叔陽曰此言親喪同時之禮並自父母之喪其恩同則宜其禮同然必先葬
母而後葬父以葬先輕而後重尊無二上也葬即虞衎常禮也然先葬者不虞
衎必待葬父畢爲父虞衎而後爲母虞衎以祭先重而後輕母厭於父也葬父
以斬衰葬母以齊衰亦常禮也然葬母之時亦服斬衰以服出從重父未葬不
敢變
服也

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
虞附亦然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
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同宮而在異
宮者疾病或歸也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爲新喪略威儀○疏殯後乃祭今不待葬
後者兄弟輕殯後便可行吉祭也但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卑猶待葬
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二
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相干其虞衎則得爲之
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下言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
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祥祭宜涉級爲有兄弟喪少威儀故
散等也助祭者亦栗階也歸虞附亦然者謂主人
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散等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
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
服又何除焉注重喻輕也私喪謂家之喪也喪
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
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門
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未在親始
重之日尚不釋中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
殷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
以申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
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也謂主人支子則否者主人謂適
子仕宦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

注昏於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曰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久喪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注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疏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

則祭過時不補前祭也

能過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謂可以除之賢者之過也故孔子以中道答之而遂及於過時不祭當之義以庶子除君服不祭當之義以為庶子除君服不祭大所謂參差而反祥禫之祭須及期耳孔氏不得其孔氏乃強使為一通非誤乎且孔氏既以為支子之禮今孔子所答乃止云過時不祭而不云適子已行祥祭則非支子矣混子不察而因其咨於子觀於鄭氏之說蓋無有此從鄭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反送父母葬畢而居君所也鄭云既葬而歸者送君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反送父母葬畢而居君所也鄭云既葬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反送父母葬畢而居君所也鄭云既葬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疏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秖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時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注塗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疏君喪既引在塗遂送君葬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于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胡銓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為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注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疏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注哭于側室嫌哭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雖緦必往親

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

方慤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隆於比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喪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頴其練祥皆行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注附當作祔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疏禮孫死祖祔焉未二祥而孫死亦得祔於祖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疏有殯謂父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于殯宮則嫌足哭殯于別室故明所哭者為新喪也

方慤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疏有殯謂父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于殯宮則嫌足哭殯于別室故明所哭者為新喪也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己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位時也

通典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何復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

荅曰檀弓言往哭不分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蜀譙周云禮哭于門內之右明為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與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

王廷相曰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虞也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葬而並奠同虞而並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予古同服而稱情簡易而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

陳虛齋集先生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个月母喪雖終父喪尚闕一十五个月況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个月之外復脩父服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義實非中二之行吾所則於鴻者要在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何孟春曰宋會要寶元中王洛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五十四月服詔許通持服案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

乾學案詳見第三十四卷兼服篇當與此篇參考

卒於道即黃氏道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喪其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衣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疏親身棺者天子椑內猶有水兕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為親身也其餘死乃具者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

孔子曰其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事亦皆具焉○疏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如小斂故知也案士喪禮小斂訖袒括髮免髽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其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之後士加素弁其餘殯事亦皆具焉者以殯不可闕亦皆具焉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免髽帶垂其首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疏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是著菲謂蔗鞋也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哭而葬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杖為已病也

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樞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毀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疏謂毀宗門西也於此正柩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客位也鄭以闕為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傳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

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既塗而成服者謂設奠而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棺出毀宗如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先毀宗後躐行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棺出毀宗

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髽髮者行遠不可無飾○疏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髽髮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主人髽髮者行遠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疏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也

故著免者以作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殯在阼階也

陸佃曰服事也言君喪大斂而入則內共殯事矣言殯則斂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阼自西階下協于以麻為弁變於弔服蓋弁絰三麻弁絰為重皮弁絰文之爵弁絰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內故君出疆喪入自闕大斂于阼殯于客位故入自西階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館卜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于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衰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綏謂旌旗之旌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疏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異凡招魂復魄望見識之而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異凡招魂復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下民於國而復於四郊亦然是也

錦以為屋而行注輴裏板特殯之車飾也輴取名於轅或借讀如借飾之借緣縞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縞則輴用赤之明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棺者若木大斂甘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疏輴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輴之四外有

其輴有裧縞布裳帷以為屋小帳以覆棺也將葬之車飾曰柳裧者謂此經非將葬車也裧謂欞甲邊緣者覆說輴象欞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輴之四邊與輴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用荒不用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者於小帳以覆棺也將葬之車飾曰柳裧者謂此經非將葬車也裧謂欞甲邊緣者覆說輴象欞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輴之四邊與輴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用荒不用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也將葬之車飾曰柳裧者謂此經非將葬車也裧謂欞甲邊緣者覆說輴象欞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輴之四邊與輴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用荒不用

輴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輴為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輴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倚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

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楯之禮此不耳○疏下經士有棠帷則知大夫亦有棠帷但用布耳輔達名者既不用錯草染之而言輔是懶近之義通遠於下也車不易者經云至於家而說輔載以輪車鄭恐至家乃載以輔車故云明車不易也案周禮遂師職共屋車之役是大于以載柩也天子屋車與此大夫輤車其制宜同輤崇蓋半乘車之輪者輤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今卜之得三尺三寸也互相明者諸侯言不毀牆車也大夫士在路載柩以屋車至門亦以屋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輔車是不易以輔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屋車至家說禫亦載以輔車是不易車明諸侯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輔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輔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屋車與輪車同其屋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各設輅軨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輻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輤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屋因取名焉此是屋之制也輪車之制亦與屋車同但不用輻為輪耳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棠帷

注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疏用葦席屈之以為輤椁之屋又以蒲席為棠帷圍繞於屋旁也上以葦席為屋當帷帳之處是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棠帷內有素錦屋之外旁有蒲席棠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四邊以障椁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為屋則當覆上輤旁有布輤旁有布棠帷外上有布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則屋上當以蒲席為輤還於上方憨曰大夫以布為輤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錦帳矣蒲席為棠則不得用縰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乾學案曾子問篇有入自闕之文鄭氏解為毀宗而入以闕為牆闕故於此經不毀牆之牆以棠帷解之愚竊以為不然上之所謂闕者門闕之闕而非牆闕之闕此之所謂牆者牆垣之牆而非車輤之牆也如果以棠帷為牆何不竟言棠帷而以牆字代之乎且柩車至門棠帷不過脫之而已何必言毀乎合此經與曾子問觀之柩車從門闕以入而不必毀牆其義自坦然明白乃鄭氏故迂其說以解之不可信也不然諸侯大夫之喪還何闕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哉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疏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鮑遠問○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人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上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周禮秋官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賓奚喪用者饋奠之物○疏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仆之戚以相從纔時除柩之外主人皆借之以名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死則主人爲之具而賓奚喪用者饋奠之物聘賓死以柩造朝是也喪用饋奠之物者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春秋文公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注言氏公孫敖家慶父棺斂不以禮爲孟氏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不以禮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注丁人魯

卜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注叔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注殯於子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注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注制如慶父若以罪降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注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注各盡其美義乃繼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將而來也注荀者竹筍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荀將送也爲叔姬淫惡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録與子叔姬異

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君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告于廟故書至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小斂衾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衾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奉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也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開元禮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唐會要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一十六日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萬斯同曰古之卒於外者未有不歸殯於家者也不但古禮為然至唐之世莫不然謂城門不可入而竟殯於郊外者此果何禮乎甚有原居城外亦不容其柩入門而寄停於別館是客死於外者生既不得返跡鄉邦沒復不得歸魂家室人子之待其親固宜如是與乃曾不為動念也若謂柩不可入城則今之城猶古之城也何古可入而今不可入若謂柩不可抵家則生者之家即死者之家也何生時可入而死後不可入況死於道塗尤人子之所深痛欲安吾親之魂魄正當歸殯於家儻拘於時忌而竟置之於外則與未嘗歸櫬者何異薄至親而背正禮莫甚於此必如代宗之詔柩之欲歸殯者悉聽其入城親之遭客死者必殯於己室庶子不違正禮而孝子亦得少慰其情也

乾學案古人卒於位者大臣多賜塋京師或陪葬山陵其以輜車歸者宜安攢故宅如始死兩楹西階之殯雜記輤車入門之禮確然可考不知何以唐時止遏入城乃有大曆十四年之詔今俗忌柩不入城各府州縣皆然獨京城則否柩歸則用禮部執照許入城治

喪

政和禮喪自外至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哭從大斂亦如之

丘濬家禮儀節補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詳見前喪禮）製喪具（入棺後即作大舉竹格功布及雨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告啓期（既擇定行期豫先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就位（有服者各以其服就位哭）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舉將還故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拜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禮畢

親賓致賻奠（如前儀）陳器（若即日啓行不用此若在官故者宜如前陳器行至水次或十里長亭亦斂之）厥明因朝奠告以遷柩就舉

儀節（是日清晨役夫）納大舉於庭（橫布）就位（各具其服）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日遷柩就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拜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遷柩就舉（役夫齊用手舉柩低以遷之既就乃載柩於舉施橫加楔以維之令極牢實并備油單包裹）主人視載（主人從柩哭哼視其載柩於舉）

發引　男左女右隨柩後行陸行至無人處乃乘馬舟行則至水次登舟

設奠　如儀陸行則塗次過食時止奠

迎柩　未至家前一日豫遣人報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處設幄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幄次哭迎柩至暫駐

儀節就位（有服者以服為次序）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靈轜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俯伏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主人以下男女步哭從　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如儀

柩至家　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柩於中堂若非宗子尊屬則隨便門入安於其所居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於郭外便安之處奈世俗出喪多不由門往來別拆牆壁以出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安於堂中吁生時所出入居處之處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安乎

儀節就位（有服者各具其服哭）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

辭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哀　拜興拜興拜興

相弔　里者出門有制相向跪哭如儀

受弔　如參喪儀

自後朝夕哭奠治葬發引虞祔儀節俱如常儀

乾學案古禮凡客死於外者皆返柩於家而後行喪禮初未嘗竟殯於外也今世俗皆停柩於郊外別室而行喪於家殊爲非禮之至

明一統志蔣用文句容人洪武中以醫徵爲太醫院判不可以不正

歷事三朝仁宗監國用文與寒義黃淮爲輔導仁宗嘗稱其嘉言足俾治道不專以醫也扈從北上以疾卒遣中官護喪歸舁入城特恩也贈院使謚恭靖

康熙二十六年大學士宋德宜卒於位其子翰林院待詔駿業等具呈禮部爲艱請移文護送先公靈櫬入城事禮部據此察照古人有反葬之禮自漢唐以來大臣卒於位者自非賜葬京師其喪車皆還故鄉至家治喪如常儀惟開元禮則毀門西牆而入家禮儀節則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微有不同然卒於外而歸葬無不還家者還家而治喪無不入城者乃近世惑於陰陽拘忌之邪說或謂城門不可入而殯於郊外者有之或原居郊外亦不容入宅而寄於別館者有之甚至守門棍蠹乘機挾詐迫逐難堪種種弊端殊堪髮指嗚呼生既不能返跡鄉閭沒復不令歸魂家室忍心違禮在喪家惑之則不孝官長禁之則不仁細民習之則不知法士大夫行之則不知禮是在明禮法以厚風俗矯流弊以

正人心者所宜亟為禁革者也又察唐會要代宗大曆十四年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家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今京師現行例凡官民人等柩歸用本部執照許其入城治喪原無拘禁俗忌夫京城且然況在外府州縣乎一應官民且然況大臣蒙恩優恤祭奠乎相應知照煩察咨文事理行令該地方有司親行護送入城到本宅照常治喪安厝幷通行直隸各省曉諭一應人民凡喪櫬還鄉不得忍心違禮務矯流弊以厚風俗凡有官員人等喪還取該地方官執照其所在城門人役毋得攔阻如仍前拘忌致干憲典未便今據前呈為此合行移咨煩為察照施行須至咨者

他國遭喪

儀禮聘禮遭喪入竟則遂也注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賓主既請事已入竟矣擯人未告則反○疏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以國為體者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謁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聞主國君薨理當反矣

敖繼公曰入竟則遂為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君使士請事乃以入竟

不郊勞注子未

敖繼公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其以賓入與

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於殯宮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則宮亦得為廟設筵几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筵几也

敖繼公曰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也

不禮賓注喪降事也○疏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

敖繼公曰禮當作醴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醴賓以其非正主也

主人畢歸禮注賓所飲食有饔食者有餼食不可以已之喪

敖繼公曰畢歸禮者不可以而廢待賓之禮也禮謂饔餼饔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疏知歸禮中兼食者主人有故雖饔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

賓唯饔餼之受注受正不受加也○疏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饔食之等是其加也

敖繼公曰唯受饔餼者以主人雖不遭喪者亦歸之饔餼故於此受之而不辭不受饔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饔食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飧食之細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注喪殺禮爲之不備○疏不賄者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

敖繼公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以荅私覿遭喪則不覿故主國亦不宜贈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注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敖繼公曰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是也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也長衣素純臣義也○疏此經總論上三人卒主君使大夫受于未君無使布衣者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表裏純異緣以素緣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練冠也長衣中衣深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爲之幅分爲十七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臣爲君斬爲夫人世子期轉重不同今同用長衣練冠者接鄰國之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略爲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假令君薨踰年

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己亦使人朝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

敖繼公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也主人即大夫文互見耳亦嗣君使大夫受之不言者可知也長衣練冠凶服變也主君喪而受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與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注既接於主國君也○疏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接於主國君者謂謁關人告若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故入竟則遂也

敖繼公曰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入竟則遂意與上同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哀于館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以聘事未可爲位也哀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事之事自若吉也○疏聘者一使告主國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足以未可爲位受人弔禮也

敖繼公曰赴告喪者之稱也哭于巷其變于赴者至之禮與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侯在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哀于館有事而出則吉服也

受禮注受饔餼也不受饗食注亦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之喪

敖繼公曰所以不受之者蓋以爲主君加己恩惠己不宜往故雖歸之猶辭而不受是亦原其禮之所由來也○疏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館賓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正行聘享

赴者至則衰而出注禮爲鄰國關於是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

注言卒哭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唯稍受之 注稍廩食也○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謂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廩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為稍 歸執主復命于殯 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 子卬位不哭 注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 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疏臣子一例 敖繼公曰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 辯復命如聘 注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無勞○疏君存時使者復命自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 子臣皆哭 注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 注北鄉故云別於朝夕者朝夕 哭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為入故言與介入北鄉哭也拜至別於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上西面今於殯前北鄉復命則出 敖繼公曰云入者既復命則出介入則復命之時上介不入與 此時之哭亦在門外之中庭而西上與 出祖括髮 注悲哀變於外臣也○疏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于殯東是於內者于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 注即位踊亦當襲絰于序東故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舍而居不

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絰于序東故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舍而居不 饗食 注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之吉使奔喪謂其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舍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舍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宣八年公羊傳文使雖未出國竟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舍而居也 歸使衆介先

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經云歸據反國時注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去向彼國時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明此亦出公門釋服為異也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有深衣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敖繼公曰此別於有君喪者也經但見其未及郊禮耳若君既許其反命則朝服而御衆介以行也 賓入竟而死主人為之具而殯 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死遂若未入竟即反 賓介死之事賓入竟而

千百十六

敖繼公曰遂謂遂其聘事者也若未入竟則使告于君止而俟命其謂衣物之屬賓即其館而賓之也尸未得歸故權殯於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介攝其命注為致聘饗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賓死得攝其命

敖繼公曰為致聘享及問大夫之禮也初時必使上介接聞命者其意蓋慮此也與

君弔介為主人注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古者賓聘家卬適子皆從行如延陵季子聘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親姻也

敖繼公曰君弔之已不視斂異內外臣也凡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禮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皮弁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蓋未喪服也介為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當中門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賓既死主人所歸禮幣必以當喪者之用具謂襲與小斂大斂不必如賓禮者禮束紡皮弁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注介受主國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賓禮謂公幣私幣之屬當陳之以反也

不饗食注不受饗食亦為賓喪嫌其辭正不受加此云不饗食介不就君受饗食明受饔餼正禮也

敖繼公曰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二朝內朝在路寢庭王朝在路門外經直云止于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于大門外外朝之上

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疏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尸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弔卒殯成節乃去也大夫之喪自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

敖繼公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外歸載柩以輀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大聘上介是大夫小聘上介是士經不言上介者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未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从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以士介卑不具棺不具他物其上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

君不弔焉注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敖繼公曰斂斂於棺也上云具此云棺文互見也其異者殯與斂耳此降於賓與上介且異內外臣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未將命謂俟遣朝以巳至朝志在達君命○疏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更說賓至朝後間之後也以柩造朝後間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故即以柩造朝志在達君命

敖繼公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于館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敖繼公曰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言造于朝文互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

敖繼公曰謂賓送上介已見於大夫介卒亦如之之中故惟主士介而言也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於賓與上介也

周禮秋官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注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飧饔餼牽牲設筵几陳鼎俎實之陪鼎當內廉北上有腥有熟設洗于阼階南東面北上有爵觚加勺冪加匕載俎從設于西階東北上有黍有稷有鉶有臐有胾有魚有腊有膚有鮮魚有鮮腊有肝膋有燔有炙有醯醬有葅齊有豆實有糗有餌有粉有酏有糝有牛羊豕有腸胃有肺有肫有胳有脊有脅有肩有臂有臑有肫有胳有正脊有脡脊有横脊有短脅有正脅有代脅有長脅有短脅有前胫有後胫有前足有後足有臏有舉肺有祭肺有刌肺有嚌肺有離肺有祭舌有舌根有舉肝有祭肝有離肝有横脊一肩一臂一臑一肫一胳一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長脅一短脅一前胫一後胫一前足一後足一臏一舉肺一祭肺一刌肺一嚌肺一離肺一祭舌一舌根一舉肝一祭肝一離肝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肝膋一燔一炙一醯醬一葅齊一豆實一糗一餌一粉一酏一糝一牛羊豕一腸胃一肺一肫一胳一脊一脅

檷聞君薨家遣墠帷注墠地曰墠將
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朝裘故成踊
比二日朝暮哭踊三日朝哭踊暮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注因
命禮卿出聘以大夫
為上介以士為衆介自是走之齊注走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遂
怨斃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
左傳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
公孫貞子弔焉注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注良吳地將以尸入注聘禮若賓死
於館造於朝介將命○疏聘禮鄭注云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
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
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芊尹云以尸將事者
以吳人不納故芊尹引禮深以辨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
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
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虞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
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
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惠
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
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
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
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
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過也吳人內之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宋史章頴傳頴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
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
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
至白溝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內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三

嫁娶遭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注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家亦使人弔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云不得嗣為兄弟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衰始兼他事不待

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己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陳皓曰不得爲夫婦也夫婦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

羅欽順曰陳皓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靳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邪惡蓋弗娶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皓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疎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徐師曾曰有父母之喪而不嫁不娶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爲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亦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爲若尋繹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乾學案此章之文羅解爲善至於改娶改嫁之說注疏已然不獨陳氏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禫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綃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髮齊衰三年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經云女反故知奔喪服期云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爲父母同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徐師曾曰壻父母死則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死則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奪喪而成昏也女反時皆服布深衣縞總而期葢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亦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則非在室故服期亦除喪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即位即次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爺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疏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不入大門女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哭也然曾子嗚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然曾子嗚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上文女聞壻之父母喪不

三百十三

即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也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文此能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于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祫祫祫志云昭公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熊氏云若喪祭及祫祫祭雖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二年之喪既練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黃叔暘曰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為輕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慶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通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賈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除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故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於古

而通於今議是也

開元禮娶妻有吉日而壻之父母喪則壻之伯叔父使人致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壻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壻弗取然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縞總以赴喪其衰服與婦之禮同也壻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壻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改服於外次婦人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既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取昏之禮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荅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

呂柟禮問曲沃楊飛曰友有娶妻於他縣者女在塗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反夫則居廬於喪除喪而後昏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菜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時祭遭喪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也紼輓車索○疏私喪卑天地社稷尊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躐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組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輓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既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但祭時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祥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社預

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祫乃同於吉故傳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祫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甚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徐師曾曰下二句當爲疑經若謂不敢以卑廢尊則宗廟亦是尊者何爲獨祭天地社稷乎喪在殯宮無可致齋又安可釋衰服衣祭服乎縱天地社稷之祀不可廢則使大宗伯攝之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天子自爲祭主而曰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殯謂風興陳餕牲器時也○疏知既陳謂風興陳餕牲器時也餕牲器也下文曰食太廟火牲至未殺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嘗禘郊社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乾學案嘗禘郊社天子自爲祭主而曰天子崩何也謂將祭而驟崩耶抑使人代爲祭主耶古者大祭無遣人攝行之理若將祭而驟崩無祭之理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禬祭而已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也○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案此說則諸侯十二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時不得行仍五祀之祭也天子崩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不得純如吉禮理須降殺侑勸也迎尸入奠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盡柩既見哀權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吉唯行此禮而已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休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謂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惟嘗禘宗廟侯吉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侯時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君薨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鳳翽陳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明諸侯五祀亦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間于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陸佃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也大夫益略不得名祭

陳澔曰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奉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黃叔暘曰此與上文皆有可疑夫天子崩君薨皆以變之至大者也臣子服斬衰三年以事之至大者也社稷五祀之祭特吉禮之輕者爾今舍其至大而行其所輕何歟且天子崩君薨既殯而即祭但殺其禮至既葬而漸加焉又何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先儒已有疑之者矣而況於五祀乎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齊衰以下行也注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喪大功酳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注然則士不得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之疏不言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之祭只是據尸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主人酌酒酳尸不酳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酳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酳而已矣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乃酳尸尸酳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又主婦獻尸尸酳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面而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獻酬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觶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面而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大夫為貴妾緦麻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亦屬皆不祭孔子見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辦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辦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申情也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能氏云亦廢祭皇氏云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緦云緦不祭據緦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方慤曰位尊則以事而祭禮者為多此重輕之別也

喪服小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注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疏所以然者已係嗣祖宗當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也

應鏞曰祭吉禮也喪凶服也凶服不可行吉禮子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服而不敢廢祖父之祀也

儀禮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乾學案此烝嘗禘於廟乃言喪畢祔主入廟之後注疏及辨說並見五十二卷

通典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祠中書侍郎范寧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者闕一時之祀又案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祠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

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關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蚤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公除祭議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爲有廢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荅曰七賤不得申其意也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當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遂預蜡祭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緦不祭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邪若以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衰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荅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齊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爲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緦不祭議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邪別駕庾叡功曹滕悛主簿劉恬荅曰尋禮文當是指

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為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內喪小功緦麻外喪齊衰以下行特為己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者如大夫有小功緦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辨已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乾學案仲堪所問禮文當是曾子問篇士之所以異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二句

宋書禮志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秦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元所稱述於義有據請如元所上詔可

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為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為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

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齊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咼也求之古禮未垂周制案禮記孔子荅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內未及致齊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今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行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況散齊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準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並有成準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適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

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準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禮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緦不祭蓋唯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準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爲議爲允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

之内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上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期之中並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南齊書禮志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昏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

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祭於寢不同於廟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

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簠簋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通典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

唐書禮樂志古者廟在大門內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衰以下行之

通典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朔牒禮儀使伏準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案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案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案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鄭玄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案曾子問上文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以前為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之轂索也天子欑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準祠令諸祀齋之日乎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祀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

致齋三日散齋之内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内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䘏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衰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祖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感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唐書盧邁傳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案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期喪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今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

宋會要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昭憲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請準禮例合停太廟時享俟山陵畢復舊從之

宋史禮志太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案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況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

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乙卯孟享太廟其日以鄆王外攢改用辛酉○四年七月以莊穆皇后祔廟權停孟享

英宗治平元年就景靈宮之西建殿以奉仁宗御容署曰孝嚴親行酌獻每歲朝謁如奉眞殿儀（奉眞宗御容之殿）有期以上喪則命輔臣攝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爲疑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廢珪又上奏曰臣等謹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

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一千眞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圓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

王博文傳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

朝謂子無絕母理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

〔二〕程全書禮言唯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宜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荅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今人居喪與古人異百事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禮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畧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祭之宜亦可也

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張子曰居喪廢祭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如古者卒哭練乃祔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年除喪乃祔

呂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此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七年祀明堂於建康以徽宗之喪

太常少卿吳表臣援熙寧故事謂當時英宗喪未除不
廢景靈宮太廟之禮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謂王制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孰謂三年之喪
而可以見宗廟行吉禮乎吏部尚書孫近等言案春秋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
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常祀自當如舊又熙寧元
年神宗諒闇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今明堂大禮
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皇帝合享太廟所有鹵簿鼓
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

乾學案宋史朱震傳言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
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
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后喪
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
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
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待從臺諫禮
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
大饗明堂傳文所載如此與志文稍異故并
錄之以備覽

三十一年以欽宗之喪用元祐故事前期朝獻景靈宮
朝享太廟皆遣大臣攝事唯親行大享之禮禮畢宣赦
樂備不作

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哀不
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

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吳澄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案凶服不可以接神況墨衰乃世俗非禮之服當以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祔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當吉之中間又於四時祭日而特祀几筵者予此說亦與家禮不合蓋一時未定之論

朱子語類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諸事故幷祭祀亦廢今人諸事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子曰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排列祭物使主祭者拜若百日之後從伯叔兄弟可代行以孫行之亦得○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族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問居喪月朔殷奠薦新及歲時常禮合舉行否朱子荅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未葬不可行旣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代行可也四時之祭旣葬亦不可行韓魏公所謂節祠亦如薦新

行之○問妻喪未除服當祭否祭宜何服朱子荅云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日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㓗奠于靈至慟

何基與友人書伏承示諭以亡者之故欲輟春祭此在曾子問士緦不祭謂主祭者己身有緦服則不當行祭也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以己身於舅有小功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然在所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也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已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己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此於不可祭之中而有可祭者焉匪不得而屈也若今之亡者在主祭者已身則謂之堂弟之婦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謂孫婦有緦麻一謂親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內服也冥冥之間必無安焉享祭之情則已雖無服可祭是私禮恐亦難以已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此於可祭之中而有不可祭者焉又不可得而申也二者其義固一無可疑也若疑一代廢祭而餘代并廢者蓋自三年及齊衰大功而下其例皆然不復分別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祖祔合高禰祔合曾祔合不分則難以獨享歟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及臺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

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別殿百官各受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內擇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譽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為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

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禫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金史貞元元年十月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

續文獻通考章宗明昌二年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為燒飯右諫議大夫張暐奏曰仰惟聖慈追念勳臣恩禮隆厚孰敢不勸太祖時享尚權停若為大臣燒飯禮未有安乃止

元史大德九年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

明太祖實錄洪武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於方丘適晉
王妃之喪命翰林學士宋濂考古制以聞濂對曰案王
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云
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眞宗時有內喪未
常禮部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時當郊而喪未除
帝以爲疑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爲不當廢
夫郊社之禮國之大祀聖人所重雖三年之喪亦不敢
廢示有尊也然之

程敏政集李賢行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太
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公言宜俟釋服後庶人
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舛於禮

孝宗實錄弘治四年九月甲戌朔乙卯日睿皇后崩值
秋享下科給事中王詔言禮有喪不祭祭則移日請俟
釋服行之雖不果行然議禮者不能屈

世宗實錄正德十六年禮部奏七月初一日孟秋時享
太廟恭遇武宗皇帝梓宮在殯祭禮宗廟之祭不以喪
廢唯先期致齋鴻臚寺免請升殿太常寺止具本奏知
至日樂設而不作從之

嘉靖十四年正月鴻臚寺奏本月初十日值祭祀期雖
大行莊肅皇后喪然祭爲重請令百官暫服青綠錦繡
將事四十五年歲暮大祫隆慶元年孟春時享太廟以
世宗喪禮尚在二十七日之內禮部題準照弘治十八
年例暫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免升殿奏祭祀齋戒之
日上於喪次致齋陪祀官俱暫免

隆慶元年二月祭先師孔子及朝日壇歷代帝王以梓
宮在殯議準照弘治十八年例免請升殿及傳制令太

常寺具本奏知仍各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致齋之日
照天順八年例上具黃素袍翼善冠百官具淺淡色服
朝參陪祀執事官至期仍各祭服行禮本月祭太社太
稷議準仍請上親祭餘並同前例

鄧寶喪禮雜說喪三年不祭古之道也今之為丞嘗禘何以入於廟或謂今之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略倣杜氏之說於士則衰於廟則墨其亦可也噫是何言歟今之居喪與古異者人自棄之非有所禁而不為也不求勉於此而徒欲并廢於彼如之何其可也且晉於殷之役子墨衰絰遂墨以葬文公得罪於萬世大矣況墨以廟祭乎然則何為而可功衰祭於主深衣薦於廟

王廷相喪中祭祀說三年之喪祭乎曰記有之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三年之喪不祭於廟禮也然則時祭遂不舉乎曰大夫以下可以宗人攝之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為攝古凶異道不得以相干也曰後世王者喪以日而除祭不亦可乎曰既吉矣雖祭亦可也曰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無除者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宗子非喪主除服而祭常道也喪主非宗子特喪而不與於祭禮也曰杜預以衰服祀於几筵畢衰祀於宗廟非禮也廢三年之祭可乎曰宮坤四禮疑居三年之喪而祭可乎曰祖宗不輕於父母奉祭不緩於居喪宗子之父母相繼沒絰之承重而祖沒則廟叫九歲祔而四世不祀食如之何其可也君子權之○祠堂之祭不可代以他人節序毗思豈忍絕乎莫廟祖宗重於父母即坊墨衰而祭可也或設禮而

祭可也若有同堂期功則以期功代之不飲酒不茹葷

乾學案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大夫自大功以上廢祭士自緦麻以上廢祭則天子諸侯之絕期者唯三年之喪始廢可知也他若死於宮中三月不祭原為士禮言之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雖不指言何人然上文兩節皆指卿大夫將祭而遇喪則此亦卿大夫之禮可知也此貴賤之別也天子未葬得以祭天地五祀諸侯未葬得以祭社稷五祀則大夫之立三祀士之立二祀者皆未葬而得祭可知也然天子之祭五祀注疏言冢宰攝行則自士以上皆不

得親祭又可知也蓋外祀可攝而內祀必不可攝故古人寧輟而不祭此內外之分也大夫之外喪齊衰以下皆祭士之外喪死者無服皆祭則天子諸侯而遭外喪皆不廢祭可知也乃注疏釋大夫之外喪指為異門釋士之無服又指為外親則何也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則必異門可知也此又喪之內外之異也降及後世唯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有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為喪祭亦不成其為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為得其衷矣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四

喪不助祭 喪祭可與附

曾子問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注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祭否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疏言身有緦服尚不得祭己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熊氏謂身有緦服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既練乃祭適孫適婦死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張氏曰相識有喪服謂有所識朋友之緦服也舊注相識有祭而己有服竊恐語意不倫不敢從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注謂新除喪服也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 注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

以擯相可也 疏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不問可以與否古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不問可以與否然古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吉祭決其不可饋奠是凶事疑

得助奠故
問之也
吳澄曰曾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爲人祭矣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賓相謂之可也者略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沿擯相亦不爲之爲得孔疏以發喪爲大祥除服是專主輕衰重服而言然凡喪服皆謂之輕情禮義總功之喪除服後踰月可爲人執事也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注吉凶不可同處○疏卿大夫將爲尸也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且出舍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

陳澔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注大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

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

宮則次于異宮 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疏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于異宮異宮者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君必待告君者乃而後哭父母也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之時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則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邪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闕疑

可也

陳皓曰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于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候告者反而後哭不敢專也哭則不與祭也

黃叔陽曰此章記助祭遭喪之禮其前一節當爲疑經禮大夫死雖當祭必告豈以既濯之故而猶使其子與祭者苟從此禮則是君不以孝處其臣臣不以孝視其親而人道絕矣

乾學案視濯乃祭前一日之事當此時而遭親喪五內崩裂自以親喪爲急豈有從容晏處別室至次日祭畢而後釋服奔喪之禮乎此事之大不近人情者恐非先王之禮也且

身爲祭主而遭喪尚當廢祭況與祭者乎若爲尸受宿而有齊衰內喪則情事與此不同蓋爲尸則止已一人非與祭者比齊衰則哀痛稍輕非父母之喪比故可以輟哀從事也若此所云則拂逆人情之至者不敢以載於禮經而輕信之也

通典東晉成帝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宗廟潭與焉潭自爲論曰予身受公除歲終大禘至敬兼興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議難曰禮素衣朔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服雖輕脫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荅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古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人制而奉烝嘗干戚戢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隨時之義亦通也

唐律疏議諸廟享知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者笞五十陪從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論有喪不自言者罪亦如之其祭天地社稷則不禁

疏議曰廟享爲吉事左傳曰吉禘于莊公其有緦麻以上慘不得預其事若知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者主司笞五十雖不執事遣陪從者主司笞三十若主司不知前人有喪者勿論即有喪不自言而冒充執事及陪從者亦如之其祭天地社稷不禁者禮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避有慘故云則不禁

諸大祀在散齋而弔喪問疾者笞五十致齋者加一等

疏議曰大祀散齋四日並不得弔喪違者笞五十中祀犯者遞減二等

開元禮凡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有周以上喪並聽赴即居緦麻以上喪者不得預宗廟之事○凡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致齋之日百事俱絶

唐會要德宗貞元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祭者以開元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告以奏差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奏曰準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斂人之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而從權緦以上喪服內衣裳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虞潭殷仲堪並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行公除之令既已即吉於祭無妨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限文進退維谷若以服為禁即懼虧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懼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也彼公除者人君思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義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黲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

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察御史以禮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準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而從權緦以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及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令凡有黲服既葬公除依前禁之詔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宮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之又王涇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以上喪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啓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慶曆七年禮官邵必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案唐吏部所請黲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

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使居喪之人得預是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吉之墨衰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黜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唯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明律文郊祀齋戒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者罰俸一月其所司知百官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不知者不坐若有喪不自言者罪亦如之

乾學案唐律百官有喪服者唯不陪宗廟之祭而郊祀則否蓋本祭天越紼之意也但越紼指主祭者而言陪祀則廷臣甚衆何至遣及有服之人乎明律并郊祀亦不與此其勝於唐者一也唐律遣有喪者與祭及有喪而不自言者俱答五十夫彼皆朝之大臣也豈有加笞之理此為虛設不用之刑非可以為

制也奚若明律罰俸之爲善乎此其勝於唐者二也後世立法實有度越前王者此類是也

嘉靖時禮部侍郎霍韜奏疏臣謹案律例凡祭祀緦麻以上喪皆不與致其潔也再案古禮期服諸侯絶大夫降夫古之諸侯今之守令也諸侯無期服公卿可知也然律例云緦麻以上皆不與又若通上下言之何也等竊詳禮意古者諸侯世國其於族屬有君道焉故絶期服禮也今之臣僚在位則爲公卿釋位則有族屬謂公卿釋位亦無期服非禮也當其居公卿之位也亦猶古之諸侯也尊則統於天子位則列於帝臣乃云猶有期服亦非禮也則凡臣僚五品已上皆無廻避期服之禮可知也然律例緦麻已上皆廻避何也臣等竊詳律意喪疾刑錄皆惡其潔也凡言喪者謂其身涖之者也凡言疾者謂其身有之者也身涖喪事雖同居無服凡涖焉皆穢也況有緦麻之戚者乎故律例服不與祭爲身親涖者言之也然則百官凡遇期功之訃私家爲位致情禮焉當其爲位也有愴感焉廻避吉禮可也隨任同居有期功之喪暫輟公事致情禮焉當其輟公事也有愴感焉廻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何也尊則統於天子位則列爲帝臣擬古之諸侯不避期服禮也臣等聞大功期服之訃已踰數月矣然而古禮爲當尊也則駿奔之役不敢辭若曰常例亦宜式也則服制之期猶未滿欽承聖眷復命臣等供事太廟臣等若隨例具辭則上拂聖意且非古禮正中之極矩如不深思禮制講而議之輒爾供役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

者又將議臣等之為戾也

乾學案明世議禮者無如霍韜之謬其論后喪則欲於易月之內不用凶服其論立後則痛詆司馬光諸人謂古無為人後之禮至此則自比古諸侯欲以喪服助祭此皆顯然背經畔聖者也時議禮諸貴雖皆假經術以文姦言然無有如韜之甚者其顛倒謬妄誠名教中之罪人也

明世宗實錄嘉靖十三年孟冬享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鼎臣韜皆有期功之服上言臣等考之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而猶有期制非禮也若律言緦麻以上皆不與祭者謂其身涖之者也而百官間期功之計不過私家為位及踰旬月則無容於避矣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啓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乎又曰在位則為公卿釋位乃為族屬不知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為有隆殺哉夫喪服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定之三月以哀不能忘於三月也定之期年以哀不能忘於期年也而祭祀吉禮所以致敬於神明若情未忘哀則不能專誠於祭故不與也今以其不身涖喪與夫時之過者皆無可避臣未之前聞也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禮言小功緦麻但可執事至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

也太廟捧主又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黷踰之防若苟徇二臣之請以減先王彝憲且使之得罪名教傳笑後世臣等與有責矣疏入詔鼎臣韜廻避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棉代之且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霍韜集韜爲南京禮部尚書移咨禮部爲廟成奉安儀禮事南京戶部咨準本部右侍郎秦宗儒咨稱弟故制服有礙齋捧緣由查得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其餘如正旦冬至聖節皆無私服廻避之例先年禮部尚書夏言有適子之喪不廻避太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期功之喪奉命捧主不敢廻避蓋尊在朝庭不敢以私服廻避也又查得魏國公徐有繼母王氏喪乞敕相應官員代主祀行禮該禮部議合候王氏發引事畢仍舊主行祀禮奉聖旨是欽此夫三年之喪服重至潔且嚴者也魏國不得以重服廻避尊在朝廷也三年之服且不避則期服可知也今文武百官遇聖節吉禮未聞以私服不稱賀者禮部尚書如遇私服亦未聞不宣表者古者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卿大夫即古諸侯也如列職皇朝又行私服以避公事是貳尊也今戶部右侍郎秦宗儒兵部右侍郎蘇民刑部右侍郎王爌大理寺卿王潮皆稱有服窒礙捧表本部難擅定擬合通咨前去會議煩查律例典禮應否廻避明白咨示施行免致兩誤

世宗實錄嘉靖十四年十月朔祫祭駙馬都尉謝詔例奉命捧主及山陵行禮詔請於上宗廟以有事爲榮臣

敢不遵命以盡微誠但臣父喪服凡一應祭祀俱不該與況祀典甚重理當廻避伏乞欽命另遣大臣一員至期捧主一員山陵行禮容臣廻避庶臨期不至悞事上曰禮部看了來說時尚書夏言奏曰宗廟捧主陪祀凡有期功以上喪者例當廻避今謝詔乃三年之喪比於期功之服較重但駙馬都尉係武臣例不守制一切朝參供事如故與文職不同其遣祭陵寢非比宗廟吉禮不當廻避其捧主行禮合準辭奉旨是捧主著大學士費宏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上言弘治二年本部尚書黎淳奏稱慶賀差官臨當差委之時議論紛紜誠恐臨時有悞乞敕該部立為定例禮部題覆今後進表務要照舊挨次實輪如遇衙門缺官待後有官之日仍令補差務令均平奉孝宗皇帝聖旨準議欽此嘉靖十六年正月初六日賀九廟禮成輪該戶部右侍郎袁宗儒捧表本官咨稱有服次該兵部右侍郎蘇民亦稱有服又該刑部右侍郎王爌亦稱有服又次該大理寺卿王潮亦稱有服臣忝禮官凡賀表雖臣職惟六部九卿同品聯職臣豈能擅擬而強之行也乃案律例移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若正旦冬至聖節皆無私服廻避之例往年禮部尚書夏言有子弟兩喪不廻避郊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大功之服奉命捧主不敢廻避禮部尚書未聞拘於私服不宣賀表尊在朝廷不敢以私服避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儒等皆稱有服室礙捧表本部擅難定擬合通咨會議兵部尚書王軏議曰九卿衙門輪進表箋自有定規難以

卑幼私嫌妨尊上大體署工部事兵部右侍郎蘇民議曰輪進表箋九卿衙門舊有定規前此官員豈無期功之服俱以事尊朝廷不敢更顧私情刑部右侍郎王爌議曰齎捧表文與陪祀不同期功私服律例與禮並無迴避大理寺卿王潮議曰捧表私服於禮無礙輪捧次序周而復始已是舊規都御史周用議曰自來大慶稱賀之禮不同祭祀迴避之文宜抑私情以從公義通政使司右通政馬汝驥議曰期服迴避律例原無該載署吏部事禮部右侍郎呂柟議曰各官俱無迴避之例戶部右侍郎秦宗儒見公議僉同乃遵例捧表本年二月初八日南京刑科給事中尹相等候陪文廟丁祭直與九卿對坐臣查會典給事中例宜旁坐具奏請旨定奪尹相等曰逼我旁坐屈辱我也遂誣臣強差侍郎秦宗儒進表臣惟侍郎秦宗儒之捧賀表也由臣強之與不由臣強之與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辨且事理顯白舊例著明亦不俟臣贅解也惟是往年捧表循例輪差又不推難又不託故事例定故也自尹相等倡迴避之說諸臣自是得推難矣自是得託故矣自是輪差捧表可諉曰家有期緦之服矣況族屬之衆期功之服誰則無之如曰私服可避公差誰不諉諸私服以苟避難也臨期推託遂誤公事乞敕禮部查照律例期緦之服應否迴避公差再查禮部尚書侍郎有期緦之服應否捧宣賀表著為定禮永是遵守實聖明建中立極之矩也

附 徐問集與馬光祿溪田論郊祀齋次值忌祭書承示禮有當祭不告大夫之喪亦為正論但大夫名分

與開基太祖不同留都之齋與躬陪大祭有間吾輩似可權而行之昨所謂並行不悖亦不得已之辭耳若以不可同日而行則陵上忌祭自當釐正不與可也既不可釐正而與矣而悽慘之心猶在又當姑從變禮終此一日以須翌日之齋若黲服在身即更吉服致其精誠則吾本體天理良心未有若是其異變而二三之者也所謂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恐於所引前禮未合粗識淺見不能無疑更煩精思一求至當歸一之論垂教是望○又復書云昨復書後又思執事簡云皇祖忌辰臣子終身之喪只此二句已盡冥漾此公之學識其大本處無待生之多言也蓋終身之喪臨於一日自有天然而不能易者大祭在北而不在南忌喪至切而弗能已此正事體緩急而吾人處事權衡之機也禮以喪而廢祭不以祭而廢喪故今兩京禮部遵行定式先期告示皆云喪不與祭尤宜據守未為失也而況一日之間心無二用去此取彼是謂弗恒終一日之心則次日之齋猶在也次日之齋既在則所以奉若朝廷大祭之典致寅清精一之誠非所謂並行而不悖者乎 時徐馬二人俱官南京

乾學案檀弓柳莊死衛獻公當祭聞告而往遂之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其曰禮當祭不告大夫之喪此非先王之禮明矣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父母也祖妣已不然況皇祖乎徐公二書所論禮愚未敢以為確也

喪祭可與 附

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注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孔子曰非此之謂也注非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斬衰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問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曾子問節論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曾子為大功者饋奠以否故荅云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奠乎孔子荅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此為他人之謂也知主人不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悲哀昏亂思慮不明執事故也大夫之喪子服斬衰皆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為君服斬衰者○大子諸侯之正君齊衰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吏皆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夫注為君服齊衰者皆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朝之奠盛於常奠非半月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屬奠依屬則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藻葛絰帶疑要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脩

屬也加麻則朋友也

陳澔曰士用朋友奠人不充數則疎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

萬斯同曰孔疏謂孔子不悟曾子問意又謂曾子不悟孔子荅言則是至聖大賢一時懵然以荅一則懵然以問也其視聖賢為如何人乎身有重服自無饋奠他人之理則曾子之初問原非問忘己之喪而助人之奠及孔子言斬衰以下與齊衰則為此死者制服即為此死者行奠曾子豈有不知者而謂其不悟荅言孔氏為是說吳幼清陳可大徐伯魯諸家皆因之吾未敢以為然也漫書臆見以附於後古禮天子諸侯之喪用斬衰者行奠齊衰大功者皆不及曾子疑之恐其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言齊斬猶可何況大功曾子因言大功輕服也為天子諸侯大夫饋奠重事也今使大功者相為饋奠不以輕諸侯大夫有喪之謂也天子諸侯大不足始用大功之人所謂大功可以于之荅即曾子之意曾子之問即孔子之意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注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何必小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知祭謂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練祥以猶斬衰與祭也

閻若璩曰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自斬不得卒哭吉祭鄭氏注明明與經文相悖從來不知

乾學案與於饋奠與於祭有喪而與於事也禮喪者不祭又言緦不祭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夫死於宮中情至疏而緦之爲服至輕猶爲之不祭況小功大功之喪而得與奠祭之事乎曾子所以不能無疑而於大功疑與奠小功疑與祭則又何也喪者不祭統言之耳自始死而大小斂殯而朝夕哭朝祖而遣而墓所皆不曰祭而曰奠不成祭凶事也自虞而卒哭升祔而祥禫則不曰奠而曰祭遷於吉矣故葬之日以虞易奠此奠與祭遷代之界也服之重者固不可與祭似亦未可與奠故疑於大功服之輕者即可與於奠似猶未可與祭故疑於小功而孔子一則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再則曰自斬衰以下與祭故曾子於與奠則疑輕喪而重相爲於與祭則疑輕喪而重祭孔子一斷之以禮而說始定疏謂曾子不解孔子之旨可乎合前後之問荅而觀之不解曾子之旨可也而謂孔子義正相發又閻氏謂孔子明言天子諸侯之喪祭鄭氏指卒哭吉祭注與經悖而從來不知及案孔子之荅一則曰天子諸侯之喪再則曰天子諸侯之喪以遞及乎大夫士云爾其下斬衰者奠則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同爲荅辭是未可割裂句讀以訾鄭氏也

夫婦未昏服

曾子問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疏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服斬衰故知女服斬衰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黃乾行曰齊斬而弔者義之重也既葬而除者恩之輕也

陳紹曰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予弔而返服而待葬而除焉可也斯禮之正也

通典已拜時而夫死服議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荅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旁親復云何昔荀啓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甯荅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謂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

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兩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為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

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皇姑而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人則末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去女子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卹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申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入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昏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昏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昏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宋史禮志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

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案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刑統依禮有三月廟見未有廟見就昏等三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昏夫等惟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並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攢即除之

柴紹炳曰同里有室女已字於某將成昏有期矣而感疾沒其兄從昆弟及子門蓋欲講於禮者內請曰某所親議欲令主人與婿同訃子應之曰惡有是哉案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婿稱齊衰而弔是有賓道焉若之何可與主人同訃也故女始死其訃於壻家也訃宜云寒門第幾女許適上宅不幸某年月日時以疾沒於內窃其赴三黨之親則宜曰子某女云云自署期服生蓋女出嫁則降為大功在室與子等或曰有年在殤之列者則服降否乎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冠笄成人之道也況昏有吉期尚何殤與降服之有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秦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五

喪中冠子嫁子娶婦止備冠禮其昏嫁詳違禮條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疏末謂卒哭之後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并可以取婦大功云身不云父小功云父不云身互相通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己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有小功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冠嫁以本服是齊衰也若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木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經文大功據己身

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張載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取婦疑大功之末以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是已自冠取妻也

陸佃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下殤小功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

范祖禹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弔晁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

黃氏日抄末謂卒哭之後大功據身而言小功據父而言孔氏謂互相備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范氏謂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不以衰服接弁冕也左氏傳晉侯有少姜之喪少姜貴妾緦耳叔向尚以衰絰辭齊昏是雖輕喪猶無昏姻之道此書或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

陳澔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

徐師曾曰小功既除下殤自可嫁取況父小功之末則己之子緦末矣亦何不可之有唯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尚有可疑意者嫁子輕於取婦故可爲耳

乾學案開元禮喪中嫁娶條即用雜記此段之文雖未必當時之果行然猶存餘羊之意至宋政和禮則竟不載矣世愈降而禮愈亡君子不能無升降之感焉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疏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也既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餘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哭一節而二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非其冠月行變除卒哭而冠者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丁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

曾子問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疏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外喪謂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埽者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有期功之喪則冠故廢其吉禮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不醴子者案上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即喪家之位非也士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

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除喪不改冠

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禮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醴之也○疏曾子又問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荅之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太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祭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禮法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吉冠也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醴重醮輕者士冠禮適子三加于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爲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己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不醴明爲不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禮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以冠者爲賓及贊也即是饗宾及贊也

方慤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綳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申故也然則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徐師曾曰此章言冠禮遭喪之節而其事有三將行冠而聞齊衰大功之喪一也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二也父沒而冠三也然此當爲疑經夫外喪冠而不醴是矣即於是徹饌埽地爲位而哭可乎且門外之喪甚近猶不可即其家而哭之乎冠者吉禮之始因喪服而冠不可也未及期有喪而廢可也況齊衰期年耳大小功九月五月可待除而後冠未爲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冠禮二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庶或可通蓋不論其禮之輕重求其實可也且三加彌尊安得謂醮輕乎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

通典東晉臺符問脩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虔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脩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喪冠闕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衮冕火龍煥然以準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脩復畢者

便當準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
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脩山陵未畢於樂
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
元也案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
大功小功末冠議晉傅純曰案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
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與
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
賀循荅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爲子嫌
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
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
爲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
問范汪曰案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
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
無可冠之文范汪荅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
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
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
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
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昏則小功便無所不
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
末可以冠昏何范汪荅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
不可以服輕而恩疏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
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荅曰在喪冠而已不
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
備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
可以冠取妻案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

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
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
非卒哭邪荅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
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取妻者
冠而後取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
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
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
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
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
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喪葬之大事既
畢故謂之末邪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猶
僕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娶者昏禮娶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明昏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

衰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
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
己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
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
近而便釋親之重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邪
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
荅曰齊衰之喪則冠昏皆廢大功則廢昏而行冠冠吉
輕昏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昏吉重故
行之於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昏子而自著以
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
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
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
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

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衰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開元禮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入于次哭盡哀乃出言雖者齊明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日喪服則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內

五禮精義云因喪冠而有賓爲禮不禮云如將冠子未及期月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鄭云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也當哭泣以隨成服之節則他禮可去之除喪遂無冠矣○又云若聞外喪冠而不醴字之否言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明三加之後餘禮盡廢則不宁也○禮記云父没而冠既冠埽地而祭於禰既祭而見伯父叔父

考曾子問祭不旅酬之事子云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不舉禮也今有因齊衰大功喪而冠者當準此禮也石三條見政和禮御製冠禮

姚翼家規通俗編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已身無重喪及齊衰之喪而不爲喪主且與喪主不同居者方可行之若齊衰喪主或與喪主同居必卒哭而後行案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家禮取必父母無期喪及大功既葬而後行恐立禁太嚴特斟酌如右古志又云齊衰之喪冠昏皆廢大功之喪則廢昏而行冠亦稍通融矣

王佚初喪襲爵

通典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適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

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衰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衰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案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尚書又奏案成王崩康王即位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案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神之者以醴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以加崇以成其尊也又禮始冠加爵亦皆禮之所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酬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冊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爲拜諸侯適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

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案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嚌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玄說即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爲非禮之衷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案舊典天子遣使者齎車服冊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爲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飧饔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布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妥車駟馬皆在其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設板策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板冊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迤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脩饗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葛環衰絰移袂脩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魏晉故事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爲故應遣使者拜不卞摧荅案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上諭禮部尚書任亨泰曰秦王既没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絰素服以承詔事訖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神宗實録萬曆三十一年六月丙戌朔先是遣太常寺少卿趙崇善行人陳石岳持節往江西封益府安義羅川二王使臣已行適益王訃至禮部言吉凶二禮並在一時原無事例在宗藩要例親郡王薨逝其子孫應襲者俱俟服闋請封此爲襲封子孫設耳若請封在先冊命已頒冊使已行而應封者偶有服制則君命爲重萬無俟服闋之理況二王受封銀冊俱已鑄就今年月日字樣萬萬無銷毀改造之事二王之封正副使自當照常行禮一應接冊等儀通如常不宜裁節以黍上命

乾學案喪服之中自不宜爵命王侯卞摧引

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之義實正論也況後世之諸侯王無人民社稷之寄國有何事而須汲汲爵之乎魏之爵劉康明之爵奉世子固已失之於前至於神宗之爵安義羅川而禮官言銀冊已鑄今年月日不可改造是不過惜此區區小費耳夫爲朝廷惜此小費而反不爲朝廷惜此大禮禮官之見何其陋乎

皇妃受冊遭喪

隋書禮志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

唐百官志大功以上喪受冊泣官鼓吹從而不作

宋趙順孫論楊美人父喪不宜冊封略曰臣忽覩邸報御筆奉皇太后旨美人楊氏可進封淑妃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竊謂聖治以端宮闈爲本第美人乃寶章閣待制纘之女纘以六月初三日上遺表内批特贈四品曾未半月而進封之命下稽諸古典四妃秩視三公其未被受則有辭免之禮既被受則有正謝之禮服以褕翟飾以佩綬此皆禮之所不可闕者不用此非所以成禮用此非所以教孝禮君子不奪人之喪獨不念葛覃之情有蓼莪之感乎臣非謂國家冊妃之禮可緩也但父子至情自天子達於庶人孝無差等其於孝治昭明之朝而乃有此哉欲望聖慈謹風化之攸關體人情之不忍稍緩降制之日俾妃德無慚亦毋使天下後世得以議聖朝之虧禮宗社幸甚琉入度宗遭中使宣諭欲

以百日爲期順孫復奏以期年爲請

喪中受冊寶

宋史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案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俟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

葬不以時

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

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疏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宜急也卒哭猶待三月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陸佃曰此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
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後卒哭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注再祭練祥也

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祭又明月祥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疏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始葬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鉶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喪云既祔明月練祭又明月祥祭則虞祔依常禮禮也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盧植曰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
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
王肅曰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
方慤曰未葬則雖期未可練再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為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
馬晞孟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猶為之再祭以有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通典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脩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歲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束晳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荅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秦準正論曰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案秦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子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

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肅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荅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荅曰有葬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禮爲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荅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爲絕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申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耶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之言也

舊唐書席豫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

開元禮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即虞父母之喪周而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以安神卒哭之祭待哀殺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安神則依再練祭練之後月爲祥祭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爲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明深哀不可頓除故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張子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用改葬之服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爲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王廷相曰有故過期而葬者其禮何如曰未葬不可變服斬衰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小祥其大祥仍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周而後葬者則以葬

之父月練又女月為大祥終月而禫即吉呂矣速葬者何如也曰
葬之日即虞三月而後卒哭哀不可遽殺也祥禫皆如其期焉
政和禮凡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大祥而禫
祥取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
葬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若再周而未葬則俟已葬而後除服

義門鄭氏家儀古者三月而葬或踰月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或依祖墳而祔者
世俗信陰陽之說先擇山地以風水雄結龍虎環繞以為子孫富貴之兆又多
不同猶豫狐疑又惑年月不利或至踰年多至二三年不葬者經云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殊不知入土為安古人云求勝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為子孫
者亦豈忍使其親尸棺暴露而求安樂邪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顏氏家訓先君先生論服除葬事而不知其
而湎毋妃竟未克葬於汝九年矣比來有風鶴之警特願舍以襄事而不敢以書
何服先生今之知禮者也吾嘗以此質之先生而并述所聞焉昔晉司徒長子
賈之先生而并述所聞焉昔晉司徒長子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齊衰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石渠禮議亦云雖過期不葬子
唯士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石渠禮議亦云雖過期不葬子
義不可以除蓋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十三月而葬未有過期而不葬者也
過期而不葬謂之不能葬不孝莫大焉故古聖人不為服制不著之於經即有

故而未葬雖出三年服不變所以深致戒懼不敢久而不葬也世道之變事與
古異往往惑青烏家言拘以陰陽吉凶畏忌服除而後葬者多矣其點者則又
以欺於人曰吾有所期也將以顯榮吾親也貧者期富焉賤者期貴焉而葬不
能得或遠至數十年或兄委諸弟父委諸子暴柩纍纍而不克葬要所謂未葬
不變服主喪者不除今之人其有能行之者乎及至葬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仍
常六七而復為之重服者什亦三四湎也不孝之罪無可解免而於二者之服
竊有所未安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檀弓曰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以為喪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
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繇此而言吉服者是
以無服送至親其非禮也明矣張憑有云襲吉服以對棺椁非孝子之所安也
重服者餕遠而純凶以葬又安知非禮之善乎孔子曰君子禮以飾情又曰與
其不當物也寧無哀言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情不如無衰夫既遠而葬
則其哀已殺而徒飾以重服不亦虛乎今請援改葬之例而服緦此亦
為人子者之所以著其情或應幾亡於禮者之禮也雖然韓退之謂改葬與未
葬者有異則似緦亦未盡合於禮無乃別有所宜服而舉世鮮有知之者乎
先生揆之於古酌之於今望即示及以便適從且使今之人有所取則幸甚
陳瑚答顧生書年久而葬者用改葬之服橫渠已有是說斟酌輕重最為得情
理之中比年以來見足下身無衰麻之服而蘊悲感之容恒辭筵宴輒避絲竹
若居心喪者然不佞每察而怪之今讀來書始知足下之用意
固有在也以視世之漠視親柩久而不葬者何可同年而語哉

喪不相待

南齊書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

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幷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

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存家之人再期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適庶庶子在家亦不待適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適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宜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陳書高祖永定中沈洙爲散騎常侍時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執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

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絶昏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寇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脀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内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絶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

朱子語錄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也

開元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哀日月而除之

金革奪情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注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注疑禮當有然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
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吾弗知也
注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子夏以親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之事無辟謂為是禮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既答夏問禮葬改事則無從金革之禮于夏見周世金革無辟謂其禮當然故再問之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案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吳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魯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疏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弁絰帶者弔服也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辭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弁絰謂弔服禫謂喪服要絰則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
徐師曾曰愚案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皆指門下賓客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言既葬政入以下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以使季世

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注奉與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
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公羊傳宣公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注是是衛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
注曰無去是非也
大夫待放正也
注聽君不去衛正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
注此說時喪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冠如旒曰冕主所以會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如旒曰冕主所以
入宗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以相發明
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
退而致仕
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
孔子蓋善之

也注善其外得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古古者又孫順不論其君也

三國志虞翻傳翻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

宋書王誕傳誕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宋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衰從行

魏書陽平王頤遭母喪詔遣侍臣以金革敦諭旣殯而發

南史程文季傳父靈洗卒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隋書禮儀志凶服不入公門期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禫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皂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令狐熙傳熙丁父憂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

唐六典凡凶服不入公門遭喪被起在朝者各依本品著淺色絁縵周已下黲者朝參起居亦依品色無金玉之飾起復者朝會不預周喪未練大功未葬則亦準此例

唐書董晉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絁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絁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宮每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黲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五代會要後唐應順元年閏正月十六日敕凡在苴麻並須終制比緣金革遂有奪情示以移忠藉其陳力其內諸司使副帶西班正官者宜候過卒哭起復授官不帶正官者及供奉官殿直承旨等宜遇卒哭休日赴職其有帶東班官者秖以檢校官充職服闋日加授前職

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佩

宋史余靖傳靖丁父憂會儂智高反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秘書監知潭州

金史温敦思忠達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

變禮六

改葬

公羊傳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録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經即書其改卜此若改葬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比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予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傳必知改葬者正見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故也言改葬服輕者即喪服云改葬緦是也言不當月月者欲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之文也言時無非常之變者即決禮有非常之變者將亡失尸柩之時改葬也言榮奢改葬者即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也若然案春秋說改葬在恒星不見之後即宜在七年之末而在三年者宋氏云七年恒星不見夜明正由今日榮奢改葬故由此之故惡而深録之也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重録失時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非彼之類而得書者欲見諸侯當有恩禮故也

穀梁傳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疏傳云改葬而范違之者以經

儀注開元政和諸禮有之故今採其說爲改葬篇而前代諸儒有言及其禮者各以世次相列云

鄭玄儀禮改葬緦注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賈公彥疏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輴軸大夫已上用輇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

通典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邪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荅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

不言改故知非改葬也傳言改者以之改葬又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禁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大甚如讖之言則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之後故范謂此時非改葬也

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各從本服但緦服釋所以緦也○疏喪服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改葬之禮唯服緦者五服之下故傳云改葬之禮緦者舉下以緬上也不謂改葬桓王之時唯服緦耳江熙以爲改葬之禮其服唯輕故云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證唯輕耳如天子諸侯易服而葬者檀弓云介葛盧來弔知其東夷之子也可天之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神交之道也鄭玄云接神之道不可以未葬以前服麻葬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不可以則易之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謂介葛盧聞魯喪亦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謂侯會葬非人情也

或曰邵尸以求諸侯注僎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注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甲者取甲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乾學案儀禮禮記但有改葬服制而無改葬

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眞用特豚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此條與儀禮注疏已見十五卷中前主服此主制故不嫌復耳）

改葬反虞議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案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謂當韓蚪問賀循曰案傅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爲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荅惟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荅應虞之義此爲應虞不也循荅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冢從墓至墓皆設眞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眞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荅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爲之耶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吳射慈荅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空而眞事畢而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眞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眞也（玠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玠別傳作明當改葬）世說新語衛洗馬玠

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南史劉苞傳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
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
北史吳悉達兄弟三人並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及長報
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
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
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
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舊唐書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
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
餘而卒
顏杲卿子泉明求其父尸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
被害時先斷一足與亲屨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尸果
無一足即日與屨謙之尸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

謙妻疑夫柩斂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
號踊感歎待之如父
開元禮三品以上改葬儀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卜宅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
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隧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
南向開戶○啓請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
就便次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餘周親以
下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
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開墳祝立於
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嘻啓以開墳改葬
之故其意放改葬所由之事隨時為之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
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舉柩掌事者設席於幕下
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
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

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人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坐）國官於帷門外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儀）僚佐於帷門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為位○眞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罍水在西加勺幂篚在洗東南肆實巾二爵一於篚加幂設席於柩東設啓眞於席上設醴酒之鐏於饌南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進酌酒眞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內外畢者俱再拜少頃徹眞○升棺車既眞進輀車（六品以下柩車下準此）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升柩於輀車遂酌祭所即斂初眞訖不進輀車設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輀入設於牀東（若於幕所即斂初眞訖不進輀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斂之）舉尸出置於牀南首柩初入定內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斂陳衣於幕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具導簪纓在北內喪則花釵衾一（衾以黃為表素為裏）具饌於幕東兩甒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妻妾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斂丈夫加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馮哭斂將訖掌事者以棺入設於西廂藉以席於棺入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衾設帷於棺東內外就位哭如初○眞既斂祝執巾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巾掌事者設罍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祓設訖執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眞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內外畢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退

就位俱坐哭○設靈旣斂設靈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屏凡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進引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輀車於凶帷外（六品以下進柩車於帷門外）當門南向（其下帳明器及苞牲等與陳於輀車前少西東鄉）其日進引前量時刻趲一鼓爲一嚴（大品以下無鼓但量時而已）陳靈車儀仗如常（在陳車篇）少頃趲二鼓爲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威儀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爲三嚴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入以外皆興立哭於位執紼者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入以翣障柩執紼者各進執鐸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纛者（大品以下無纛下準此）立於鐸南執銘旌（纛者皆和深衣介幘若內喪以下則執銘旌者立於柩前近南面）北面諸執紼執銘旌纛者皆和深衣介幘若內喪以下則執銘旌者立於柩前近南面餘同）○告遷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少頃輿出詣靈車後少頃退（若內喪父祝帥之）執紼者引輀車（四品以下無執紼輀車位）將舉柩皆振鐸而已旌先纛次鐸次輀車次引輀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於輀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曲及進止皆振鐸內外俱從柩後柩出到輀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輀車設帷帳於輀車後掌事者升柩○哭柩車位丈夫俱立哭於輀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輀車西重行東面俱南上外姻丈夫哭於輀車東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婦人哭於輀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設遣奠設遣奠之饌於輀車東置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哭再拜內外皆哭畢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則五苞六品以下則三苞）載於輿以之墓○輀車發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引靈車

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既徹奠吉凶威儀依式進引主人衆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轜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弔哭如別儀辭訖進引尊者乘車馬從柩更哭不絶聲○宿止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幕吉帷在左凶帷在右將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內外哭於柩車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東席上既設奠內外各還次更哭不絶聲及墓內外俱就位哭進夕奠如初訖內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明嚴鼓內外又就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迎靈發引尊者乘車馬哭從如上儀○到墓尊者俱下

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內外哭位如遣奠之儀掌事者布席張帷於柩車後下柩於轜四品以下則下柩於牀上主人以下妻妾女子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轜掌事者下柩於壙轜出既窆親賓先退者弔哭如別儀國官之長奉玄纁東帛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玄纁編授主人主人受以授祝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執事者以下帳幃器苞牲酒米等物入置於壙內皆藉以版施銘旌誌石於壙戶內置設訖掌事者掩壙戶加關鑰復土既復土內外俱就靈所哭墓左祭后土如葬之儀○虞祭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器洗篚於靈幕西南如常

內外既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興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姓郡縣夫人鄉君某氏各隨所稱）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四品以下則攀號永遠無所追及餘同）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蔬嘉殽薦體齊祇薦虞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四品五品則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淸酒飮食同六品以下無柔毛剛鬣）祝畢主人哭再拜內外皆哭畢者再拜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衰服著素服若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政和禮改葬（凡自改葬者皆官司開於官勘驗得實歸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以下及妻妾女子俱緦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啓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墓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主人盥手以巾跪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幕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牀柩東舉尸出置於牀南首遂斂如大斂之儀（如明衣裳不殯也）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屏服飾以時上飮饌及沐如平生也）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

儀旣葬就吉椎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旣虞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及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朱子家禮

丘濬曰家禮無改葬今采集禮補入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治喪制服（為父妻為夫總則餘皆素服布巾）具斂牀布絞衾衣（如大斂儀）治葬具（大小斂奠柩朝祖遣奠發引及墓之類擇日開塋域祠土地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

祠土地

儀節（行禮者以主人主之告者吉服）就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者與執事者俱）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詣神位前跪　上香　斟酒（執事者一人取酒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於神位前）　獻酒（後斟酒置於神位前）　俯伏興（少退立）讀祝（祝執版跪於告者之左而讀之）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為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於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

前期一日告於祠堂

儀節（序立男左女右）啓櫝（出主出所當遷葬之主）參神（衆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主人盥洗　詣香案　酹酒（盡傾茅沙上）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點茶（畢二人並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以下皆跪）告辭曰茲以某考姓體魄託非

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卜以是月某日改葬於某所敢告　俯伏興平身　主人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納主　禮畢

執事者於舊幕所張白布幕（開戶向南布席其下）為男女位次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服餘皆素服（男子於墓東西向婦人墓西東向俱北上婦女蔽以布帷）為位哭盡哀

祝祠土地

儀節（並同前）

祝文（俱同前但改云）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於他所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神其佑之尚饗

啓墓

儀節序立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墓道前　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復位（祝嘻嘻三聲）祝告辭曰某官某人葬於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寧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不驚舉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哀止　禮畢（各就他所男女俱哭從於幕所男東女西）祝以功布拭棺覆以幕

役者開壙（俟開壙訖內外各就哭如初）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下席上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少頃徹奠

祝設奠於柩前（用卓子二置酒盞酒注香爐及設蔬果飯食如常儀）

儀節　主人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少頃徹奠

役者昇新柩於幕門外（南向）遂詣幕所（以錦衾置棺中垂四裔於外）執事者設斂牀於新柩之西（牀上施萬褥褥上鋪布絞橫五直一絞上加單被被上加衣如不易棺則不設牀）執事者開棺舉尸置於斂牀遂斂如大斂之儀

儀節 侍者洗手　舁尸置於斂牀 安於帛絞上用淨絲縣束之 結絞結 (舁者後結橫者) 入棺 子孫婦女共舉尸置棺中 收斂 收錦衾之四裔垂者 蓋棺 石匠加釘訖仍覆以衾 舉哀 十人主婦憑哭盡哀 徹去舊奠 遷柩舉舉 祝告曰 今日遷柩就舉敢告乃設奠 如常儀

儀節 就位　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輀載駕往即新宅　俯伏興平身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發引 上加竹格 男女哭從如始喪發引之儀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靈座 在墓道西南向有樹卓 為男女位次 男左女右婦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男東女西相向而哭

乃窆

儀節 橫杠 執事者共用木杠橫灰隔之上 主人輟哭 卉棺 加灰隔內外蓋 實以土一如始窆之儀

祠土地於墓左

儀節 如常儀

祝文 前後並同但改云 今為某官建茲宅兆神其 後同 飭葬就幕所靈座前行虞祭 如初虞儀

儀節 序立　舉哀止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進饌　初獻禮　祭酒　奠酒　讀祝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亞獻禮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禮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侑食　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靡寧啼號罔極謹

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

祭畢徹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麻服素服而還

告於祠堂

儀節（與前同但改）告辭曰孝孫某今以某親某官體魄託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並同）

朱子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廟

呂坤曰遷葬非得已也濱於水則壞於客土則遷必為城郭道路則遷先負販後富貴合而室之也則遷凡以為死者也非是則否

明會典凡有改葬者皆具事因聞於官勘念得實始聽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開户向南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畢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啓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棺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孝子盥手以醆跪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幕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牀柩東舉尸出置於牀南首遂斂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設牀）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儀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

祝辭云維年月朔辰孝子某敢告于考某官改茲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通典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晉王澹王沈與其叔征南將軍袒書曰亡母少脩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案東郡君沈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李夫人沈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葬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久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謂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定罪不可以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義爭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沈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尚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沈重與叔昶書述薛議其叔荅許之沈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鴈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没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殞亡遂使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沈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

行不迎之議考禮度哀未及施行濫不幸天没沈敢述
濫意謀之通儒咨之郡族咸以為亡妣宜時改葬沈轉
受命於征南君（謂叔祖）謹詣鄴迎鄴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
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元史諸官吏遷葬祖父母父母給假二十日並除馬程
日七十里限內俸錢仍給之違限不至者勒停○至元
二十七年議祖父母父母喪亡幷遷葬者許給假限其
限內俸鈔擬合支給違例不到停俸定罪

明會典洪武間定內外官吏給假遷葬者俱自行具奏
取自上裁如準吏部覆奏量地遠近附簿定限行移應
天府（今在京行順天府）給引照回仍行體勘至期各還職役不在
作闕之數如違限日久不到者就行提問○隆慶五年
議準兩京給假遷葬官員俱要該衙門掌印官勘實代
奏方準題覆放回○六年議準如遇掌印官無人代奏
者徑自奏請○嘉靖三十四年議準遷葬官員照養病
事例作闕放回待事畢具文起送如違三年之上亦照
養病例革職○四十三年題準給假遷葬者須三年考
滿之後方許具奏

父母不知存亡子行喪服

晉書李胤傳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
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
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
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
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
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有識之

後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

乾學案敏之清信之孝皆千古奇節不多得是父是子異哉而信始不娶既制喪乃娶生子則又心喪終其身可謂仁至義盡者矣

通典君父垂離不知死亡服議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荅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案世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心喪可也苟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為長禮無終身之制

乾學案此條當與居喪昏嫁篇參看

父母垂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晉蔡謨曰甲父為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成皐病亡一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昏或謂服可除不宜以昏者謨以為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於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為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已之服耳非若昏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昏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孰若不舉之戚加已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譏其昏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

省墓稽留者謨以為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絕墳墓毀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毀發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病篤營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産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産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案吳雷思進參太傅軍事亡在新汲為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得奔迎案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謂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聞在丞熊遠啓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

彼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皆詣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今其為制且有準則又司徒李胤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胤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胤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荅曰父母生死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

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垂難論曰聖人制禮以
為經常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垂
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
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定名
不定不可為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
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為節況不聞凶安得過
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
不別為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
未知吉凶者不得禁宮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
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
頃中原喪亂父子生垂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
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娉娶
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昏宦苟南北圮
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依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
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
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
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除服之文也宜
中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
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
君命者耳若尸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
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待己而成者邪若別
以為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
服故隨時立制為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
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
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
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

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逝不知所在今妻亡不
昏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代詔曰
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決
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
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間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
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
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昏娶遂令宗
祀絶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
臣猶謂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久無
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
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
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比於有情
其尚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理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隱
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
雖慮宗胤永絶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
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
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
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
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諱博士江泉議流離迸
隔便令行喪案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嚭致賜春秋譏其
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
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令王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
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
舟檝所經人迹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
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屠膽
悴之感純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馬王愆

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冀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昏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俟河清而昏或有絕嗣之門矣虞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古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道窮仍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昏禮而末俗多有歡晏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永爲典式博士環濟議曰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娉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賀循一段又見晉書禮志不重出

晉書禮志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昏宦脣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謝尚傳康帝時爲司徒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昏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禮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昏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

十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
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言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奬
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
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
南史孝義傳華寶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
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
十不昏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王文殊傳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縗而已不昏不交人物歲時伏
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
琇之表其行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崔懷順傳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
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擄即日遣
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
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從叔模為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昏宦太明中懷順宗
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
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
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
魏懷順因此歸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
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
孝感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
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
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
人生平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

喪柴毀過禮

路隨傳隨父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餽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

乾學案附錄諸條乃人子處變之禮也遭時喪亂父子離隔不知存亡者世所時有故備列故事俾人子不幸而遘此者有所折衷焉